

星火燎原

平津保地区斗争专辑

- 三角地带的颂歌 刘秉彦
在残酷斗争的年代里 马 载
燕赵烽烟 杨琪良
严冬过后是春天 旷伏兆
转战清河易水边 帅 荣
热血洒平南 李大卫

6

星火燎原

丛书之六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出版说明

本书是继《星火燎原》选编十集和《星火燎原》杂志二十九期(已停刊)之后,重新编辑的一套大型丛书。它仍以发表革命回忆录、宣传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为主,突出反映为我党我军发展壮大建立了卓著功勋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活动;反映党史、军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大战役、战斗;反映党和军队建设的重要历史经验;反映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等革命精神。

本丛书每年约出三四辑,每辑将集中反映一两个主要内容,因此,这套丛书具有系统性和集中性的特点。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可能会有错误之处,欢迎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星 火 燎 原

丛书之六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7 $\frac{1}{2}$ 印张 377千字

1987年7月第一版 1987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0

ISBN 7-5065-0087-6/I·15

统一书号: 10185·199 定价: 3.00元

目 录

- 三角地带的颂歌刘秉彦 (1)
- 在残酷斗争的年代里马 戟 (14)
- 华北民众自卫军刘佩荣 (34)
- 大清河畔王耀庭 姚鹤亭 (45)
- 燕赵烽烟杨琪良 (49)
- 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徐立树 (64)
- 改造红枪会董振明 (71)
- 痛歼日军“讨伐队”周正明 (81)
- 智取开花佛董振明 (84)
- 以少胜多的神堂战斗韩双亭 路 扬 (91)
- 战张坨董振明 (99)
- 坚守万里张鸿藻 (106)
- 往事孟 华 (109)
- 大后台突围战马辉之 (113)
- 战火中的“流动医院”马树桐 (120)
- 三台战斗阎 钧 (123)
- 在反“扫荡”的日子里赵毅民 (128)
- 活捉大本营李大卫 (133)
- 金老太李大卫 (136)
-
- 严冬过后是春天旷伏兆 (142)
- 艰苦的斗争岁月杨 英 (167)

一次尝试	史宗濂	(185)
邪不压正	刘广钰	(189)
伊豆文雄剔抉队的溃灭	刘秉彦	(195)
转战清河易水边	帅 荣	(205)
坚持斗争在苇塘	刘广钰	(219)
瑚珪店闪击战	李大卫	(229)
一支英勇的武装交通队	李忠勇	(233)
淀东四十八村轶事	高万峰	(244)
不畏强暴的回民们	杨子建	(249)
党派我去当“保长”	秦世祿	(256)
向敌后进军	苏玉振	(268)
临危不惧斗敌顽	李孔亮	(279)
热血洒平南	李大卫	(282)
永久的忆念	杨 沫	(293)
难忘的人们	罗 云	(300)
黎明前的《黎明报》	劳成之	(309)
打入敌营	王德钧	(319)
摘掉“丧门星”	张志强	(326)
内线	王力军	(328)
火烧谷岗炮楼	冰 野	(332)
袭击青云店	冰 野	(335)
奔袭长辛店	冰 野	(338)
平南侦敌	石 明	(342)
冀中十分区的地道战	旷伏兆	(347)
地道里的电波	阎 钧	(358)
地下手榴弹厂	郑宝瑞	(366)
夜袭东大村	刘宝善	(371)

米南庄地道战	祖岳嵘 (375)
程岗的地道医疗站	郭秀芳 (382)
到敌人“后院”去“放火”	王治安 (389)
小韩村突围	朱宝全 (399)
巧取牛岗	于觉民 (407)
苑家口阻击战	史宗濂 (415)
人们叫我“官大妈”	刘大娟 (421)
在另一条战线上	高万峰 (426)
决战	刘秉彦 (430)
痛歼先遣军	李 裕 (440)
针锋相对 寸土必争	赵绍昌 (443)
美机降落之后	李大卫 (455)
浴血奋战固安城	蒋志鸿 (460)
激战固安城外	杨振生 (470)
胜芳保卫战	武文俊 (473)
刘凤泉被歼记	林 彬 (483)
在八六反“扫荡”中	张志强 李 杰 (487)
大清河北战役的前奏	杨振生 (493)
开口之战	杨振生 (496)
痛打张志良	刘克正 (500)
永定河堤伏击战	王凤台 (505)
虎口脱险	苏玉振 (508)
复员军的覆灭	李业军 (511)
横扫“三角碉”	杨振生 (515)
留名庄战斗	刘克正 (518)
百里长堤战骑兵	王绍基 (523)

歼敌“敢死队”	李大东 (531)
巧打胜芳镇	杨超 (535)
小庄战斗	刘秉彦 (538)
小庄战斗中的尖刀	杨振生 (543)
群情振奋支前忙	徐英 (546)

三角地带的颂歌

刘秉彦

早在卢沟桥事变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就不断以武力威胁国民党反动政府，使之屈服，相继签订了“塘沽”、“何梅”、“秦土”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卢沟桥事变，日本又一次张开企图“鲸吞”中国的血口，由此爆发了全面的中日战争。战争结束后，从日伪浩瀚的机密文件中得知，敌认为：“华北治安战的症结所在，并非国民党政府，而是中共”。在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也打了一场“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陷在泥潭里的浴血战争”。这是日本侵略者一再确认的。人民显示了无穷的力量，用血泪写成了胜利的颂歌，也是血沃大清河、永定河两岸的壮歌。这个颂歌可以激励今天，启迪后人。它是人民创造的奇迹。

平津保三角地带包括了容城、定兴、雄县、新城、涿县、良乡、大兴、宛平、文安、新镇、固安、霸县、永清、武清、安次等十五个县的大部或全部，西起平汉路，东临北宁路，南至大清河、唐河的交汇湖——白洋淀和文安洼，地域辽阔，河湖纵横，这自古以来的燕赵胜地，写出过天章云锦的史篇。

北平是千年帝都、文化古城，扼守长城天险，雄踞华

北平原。天津是北方的工业中心、重要海口。保定则是与平、津鼎足而立，成为犄角之势的战略支点。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国民党都全力争夺控制这块地方，就是因为三角地带是控制中国北方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地处平、津、保之间的大清河北地区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前哨阵地。

几代王朝的古都北平，历史遗留下来的没落的王孙贵族，息影城乡的官僚政客，到处可见。这些人大多是鱼肉乡民的豪绅恶霸。卢沟桥事变以后，他们也乘机而起，有的混迹于抗日营垒之中，有的甘心附傍于敌人卵翼之下。由于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巧取豪夺，两极分化十分严重。部分农民沦为无产者，生活无路，铤而走险。绿林成帮成伙，战争一来，则混水摸鱼，趁火打劫，只恨天下不乱。他们不要秩序，摇摆于敌我之间，左右逢源。环境一旦残酷，他们就叛变投敌，为虎作伥，成为革命凶恶的敌人。

三角地带的人民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富有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清朝末年有过义和团伟大的农民斗争，勇挫八国联军的廊坊大战是中外驰名的。人民中间流传着很多故事，提起来总充满着自豪感，特别是义和团首领们的子弟更是津津乐道。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也给这里人民以深刻的影响。一九三六年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就是经过固安县到达保定的。抗日战争爆发前，党也曾派优秀的党员深入农村开展过工作。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日军陷平津，下保定。南口失陷，平绥路不守，国民党大军溃败，纷纷开始南退，出现过永定河防线崩溃、长途竞逃的奇观。有的人甚至把国家颁发的印信抛掉，仓皇而逃。他们带着娇妻美妾、一叠叠

崭新的法币，奔向河南的郑州，“有远见”的则直下香港。也有些弃甲还乡。这种溃败给人民造成了“恐日病”。但是，安土重迁的百姓、枯守田园的黎民，则只有惶恐地等待着灾难的到来。

一九三八年二月，刚刚整编成的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奉命北上大清河北，开辟建立抗日根据地。

大清河两岸，凡是败军经过的地方，一场恶梦般的灾难过去了。经过短暂的沉寂，共产党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领导人民揭竿而起，有枪的出枪，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这中间，诞生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组成的人民自己的抗日武装，老百姓称他们是“红军”。当然，浑水摸鱼的也大有人在。譬如，以柴恩波的十二路为代表的杂色武装，纠集了一批兵痞、流氓、旧警察为骨干，也打出抗日的旗号，成了文安县的坐地虎。他们同日本浪人勾搭，准备接受“大日本皇军保安队”的委任，司令部设有“八大处”，终日坐吃“八八席”，到处搞“抗日捐款”。县城附近的富户逃入城内，委身在他们保护之下。他们以“时代英雄”的架子，兵临乡下，要枪要钱。一时间，大清河北的黄锡标、王祿祥等“黑道子”、“白道子”绿林绰号也应时而出。人们把他们叫作“红眼军”。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也在雄县的米家务一带独树一帜。这些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促使大清河沿岸不少村庄组成了联庄会。

日本的特务间谍工作是驰名全世界的。由于过去华北军阀与日本的勾结，日本特务机关遍布全华北。稍微留心地在乡村走走就会发现，在国民党旧政权全部瓦解的地

方，一个浪人就可以组织起一个县城的“维持会”。日本“皇军”还没有到固安、永清、霸县、安次、雄县、新城等县城，这些县城的“先知先觉者”王二、王三之流已在准备大批的日本旗。谁都没想到，孙传芳的旧部吴赞周当上了伪河北省长，他“晦以待时”，担任起“大东亚圣战”的先锋。由此看来，上述各县的汉奸“维持会”准备迎接日本人就不是偶然的了。他们喊着“拯万民于水火”、“挽救时艰”，却把粮食、财物、猪羊和妓女送进日本的兵营。就在这个时候，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挺进大清河北，改称人民自卫军北上抗日先锋支队，即独立第一支队。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克新镇，三月八日克霸县，乘胜收复李家口、牛驼镇和永清县城，声威大震，战胜了敌人，发动了群众。它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初战胜利就实现了并继续实现着党交给的开辟大清河北的任务。根据党的指示，为着巩固北上的后方，在大清河两岸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柴恩波的十二路（后改编为独立第二支队）、高士一的第五路，开展平津保三角地带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艰巨任务，便落在独立第一支队的肩上。在苟各庄成立了有朱占魁、柴恩波、高士一、崔文炳、杨琪良、徐恩荣和我参加的“一、二、五军政委员会”。这个组织体现着统一战线的精神。它对于统一对敌，组织统一的抗日地方政府，划分各自的发展方向，协调作战部署，初步汇合大清河两岸所有的抗日力量，是十分必要的，也收到了应有的成效。

持久战需要迅速扩大部队，建立政权。这是独立第一支队的紧急任务。因为军队英勇战斗，连克永清、霸县两城，扫除了群众中存在的“恐日病”，提高了信心，打破了

“皇军不可战胜”的迷信，大清河北的人民开始认识到，劣势的武器只要拿在人民自己手里，精诚团结，保家卫国，就可以战胜敌人。人们渐渐地觉醒过来，开天辟地地上了战斗的第一课，在实践中，初步地掌握了打敌人求生存的方法。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洗礼！到一九三八年七月进攻安次县城的时候，〈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第五军分区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布告，已经发布到天津近郊和北宁路的沿线，震撼了平津，敌人感到切肤之痛，一切想依附日本的反动组织和武装，也不得不放慢了投敌的步伐。

一九三八年六月，马载同志负责把党的地区委员会组建起来，并开始了各县共产党的组织和政权的建设。坚持游击战争同抗日民主政权是绝不可分的，因为根据地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每个县各自为政是不行的，建立统一的党政领导机关已成为迫切需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组织起县、区游击队，即地方游击队。广大人民群众从合理负担的政策实践中认识到，要想活命，要想脱开奴隶的枷锁，不当亡国奴，就只有动员起来，组织自己的军队，拿起武器，和敌人拼到底。地方游击队在“好男儿上战场”、“抗日保家乡”的豪迈口号中蓬勃地发展起来，收集起隐藏在民间的枪支弹药，武装了自己。

在难以统计的战斗中壮大的三角地带的子弟兵，改编了所有的游击团、独立营和别动队，收容并争取、改造了地主、联庄、会道门和绿林的武装。到一九三九年秋，编建了三个团，建立了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一方面是由于建立根据地、坚持持久战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消除混乱状态，安定社会秩序，以结束“旗帜遍城乡、司令满天下”的局面。我们

不断在战斗中整军，特别是政治整军，从军事上、政治上提高素质，克服游击主义习气，建立统一的军事、政治纪律。经过正规化训练，增强了战斗力，进一步提高了在群众中的威信。党、政、军、民一齐喊出：“创造主力兵团。”经过政治整军改称的八路军，成为坚持斗争的柱石。

各县相继建立了县大队、区小队。人民战争不仅要有主力军，还要有地方游击队，即人们常说的“老百姓的另一个儿子”。这样才能同各个县、区联系，使主力军耳聪目明。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人们象参加主力军一样，踊跃参加游击队，一洗“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旧观念，翻过来是“好男儿上前线”、“当兵最光荣”，因为他们是在抗日保家乡，保卫祖先留下的田园土地。还有一个局外人难解而根据地人民最熟悉的道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民主政治的实践也证明：抗日是自己的本分，子弟兵是在人民中扎根儿的抗日军，人民自然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队伍。这就可以彻底废除募兵和薪饷制，是与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区别。所以，游击队同主力军一样，绝不容许有兵痞、流氓、营混子和亡命徒。

有了主力军和县、区游击队，建设民兵就是迫切的需要了。民兵是部队得以机动转移，创造战机，捕捉奸特，封锁消息，侦察敌情的得力助手。民兵是人民自觉的全民武装，全民行动。三角地带是以全民全面战争来反对日军的“总力战”的，连敌人也承认，“如果现代战争的特点是总力战，那么，中共战斗的特点是民众武装，是最彻底的现代战争”。日本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部承认这一点，是因为在派遣军总部驻地——北平的门口打了这场“陷入泥潭的战争”。一九三九年，三角地带的游击战已经发

展到一个高峰，随着政权建设、抗日联合会的发展，几乎所有青年、壮年都参加到自卫队中来，甚至妇女有自己的自卫队、儿童有儿童团。他们毋需脱离生产，只要主力军和地方游击队打起仗来，抗战的勤务工作，如放哨、送信、救护伤员，就都由民兵、自卫队来担任。防奸防特的路条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他们在战争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民兵自卫队中的骨干部分还是民兵。民兵是以战斗为中心任务的，一方面与主力军、游击队相配合；另一方面与广大的自卫队相结合，保卫自己的村庄。他们的作战次数是难以统计的，因为他们在数量上要比主力军、游击队更多，象蚂蚁吃螳螂一样，把敌人搅扰得十分疲惫，给我军作战造成更有利的条件。地雷战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创造的，并且臻神巧。敌人一到根据地就象到了鬼门关，“八公山上，草木皆兵”。

民兵的更大成就就是劳武结合，变工队与地雷战结合，后来发展为联防作战。联防即各村坐守相望，使敌螻伏在占领的城内和少量的碉堡里。最有成效的是对霸县至固安县公路的封锁，一九三九年长期做到了联防警戒，联防战斗，联防围困，联防破击。一直到一九四〇年，从霸县出来的日伪军被打得闻风丧胆。武委会是对民兵统一指挥的司令部，自然村也同样由政、民、武三方面的干部组织统一的指挥，生产、战斗和一切战争勤务工作深深地扎根在群众之中。民兵、游击队、主力军三位一体军事机构的建立，是一九四〇年以前的伟大成就。没有三位一体的军事机构，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三角地带的民主政权建设是一九三九年完成的。这是

它的“黄金时代”。就政权来说，最好的形容词是“塔式政权机构”。就政权建设来说，十分重视的是村政权的选举，特别重要的是选举出能为群众办事的村长。抗日战争的各项基础工作在乡村，只要村长是村民不记名投票选举出来的，全村人民就为他做后盾，村长就会得到人民的竭诚拥护。即使是战争年代，投票的人数总占全村选民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人们说：“这是我们的权力，我们决不放弃！”村民代表大会选出的村政委员会，完全适应战时的要求。它包括调解、教育、经济和生产组织。抗日战争中的政权工作，把大量的民事和行政工作、生产工作具体地安放在乡村。区、县政府，专员公署都是廉洁政府。他们办公只能是巡视检查，就地解决问题。他们能够抽出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各项政策。不管是哪一级政府的工作人员到什么村庄，他们依靠的都是村政委员会。经过选举，把真正有威信、有能力、有才华的先进分子选到乡村这个最基层的工作岗位上，一扫旧社会的敷衍公事，“等因奉此”、贪污腐化、多吃多占的陋习一去而不复返了。在村级干部中，严防流氓、地痞、土豪、劣绅混进来。村政权的巩固，是区、县、专区政权的基础。农村民主政治的具体实现，是整个根据地政权巩固的基础。各级政府的机构是短小精干的。县长、专员多数是委任的，因为环境的动荡不允许搞声势浩大的县级选举。所以，从基层政权到专员公署被称作“塔式政权机构”（基础稳固的意思）。

这种民主政权的威力是惊人的。当然，没有统一战线也就没有这种民主政治，有了民主政治才能把各民族、各阶层、各行业的人民团结起来，井然有序地进行战争。村政权的选举是真正的民主选举，没有包办，扫清了任何圈

定的办法。因此，各种工作都可以飞跃开展，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日益加深，政权牢牢地控制在人民手里，无可撼动，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一切工作都能够创新。区、县、专署除巡视检查工作以外，也召开区、县、专署的会议，听取下级汇报，安排工作，总结交流经验，以会代训。他们每天同村干部生活在一起，同人民生活在一起，每个法令、每件工作、每项政策的实施和完成，基层政权是最可靠的保证，绝不使政策与实践脱节。同时，每天在实践中考核干部。这是战争年代的“用人之道”。战争中涌现出大批精华灵秀之才。

战争年代，能参加一次象样的会议是不容易的，干部不愿放过机会。这不仅是因为每次会议能找到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在精神和体力上可松一口气，最重要的是他们决不愿意放弃他们领会上级的精神、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民主权力。

没有民主就没有抗战，没有民主也就没有劳动人民生活的改善，它们是紧密相联的。军队的供应和劳动人民生活的改善，是靠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来实现的。没有民主也就没有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没有民主也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一切财政保证。因为民主是多数人决定问题，也是多数人对敌人的专政。既要在地主出租、债主放贷同佃农、债户的矛盾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去解决，又要对汉奸实行无情的专政。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秩序。这种民主秩序甚至可以把不带手铐的罪犯交给村委会和民兵，从来不要监狱，由犯人管理犯人，犯人教育犯人。抗日根据地就是改造犯人的大学校。不少犯人幡然自新，承认罪行，要求抗日立功。这并不是偶然的。把犯人关在

老百姓的家里，人民承担对犯人的教育任务。抗日根据地绝找不到门禁森严、深沟高垒的监牢。

三角地带作为抗日根据地，在一九四〇年以前是开遍了民主之花的，应该赋予它荣誉。它犹如一座民族解放的灯塔，而这座灯塔是建立在敌寇盘踞的三大战略据点之间的。

交通战，是平原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一种重要的战斗形式。从一九三八年到日军占领武汉回师华北，抗日根据地建设是伴随着交通战进行的。

交通战是从破坏敌人的铁路开始的。为了断绝敌人的运输，断铁路之交通是全民的任务。军队只不过是担负掩护破坏交通的任务。在平、保之间，平、津之间，每一个车站，每一段铁路，几乎没有是完整的。成千上万根铁轨，成千上万吨电线，送到兵工厂和政府，利用铁轨做土制武器，利用电线架起了根据地内部的电话网。敌人不得不天天修复铁路，拼命地构筑公路，并以交通线包围和分割抗日根据地。这样就形成了修路与破路、分割包围与反分割反包围的夜以继日的斗争，一时也不放松。敌人用交通线分割“蚕食”抗日根据地，企图达到其确保占领地的目的。我们只要在破坏交通线上取得了胜利，根据地就巩固一步，否则就后退一步。因此，在交通线上，军队进行伏击战、打援战、分散的麻雀战，同时不放松有利条件下大兵团反点线的破击战，这些是当时武装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

破坏交通与收割电线，基本上是游击队、民兵和人民自卫队的战斗任务。主力兵团往往要转移到可以创造战机或敌人建立据点站脚未稳的地方去作战。